

日本社会文化探索

RIBEN SHEHUI WENHUA TANSUO

王 婷 韩 雪◎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日本社会文化探索

王 婷 韩 雪◎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社会文化探索/王婷,韩雪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7

ISBN 978-7-201-14914-1

I. ①日… II. ①王… ②韩… III. ①文化研究—日本 IV. ①G1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48073 号

日本社会文化探索

RIBEN SHEHUI WENHUA TANSUO

出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人 刘庆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刘子伯

装帧设计 马静静

印刷 三河市铭浩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

字数 269 千字

版次 2020 年 3 月第 1 版 202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有道德的人一定会有志同道合的人来和他相伴。中国即是如此。作为一个有德有才的民族，中国自古以来就吸引着邻国的人前来学习与交流。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与中国的交往十分频繁。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5 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当时一部分江南人为了逃避战乱而躲入日本，开启了中日文化交流之旅。在日本“大化改新”阶段，落后的日本表现出积极向中国学习的姿态，多次派出大量“遣隋使”“遣唐使”到长安学习先进的文化。近代，中日文化的交流与中日之间激烈的军事冲突有着密切的关系，中日交恶不仅影响了两国的国运，也影响了两国的交流。1978 年 8 月 12 日，中日双方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中的各项原则，为中日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中日两国也恢复了正常的文化交流。总之，在两千多年的交往中，中日两国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促进了各自的发展和进步。

文化的交流是中日两国认知、融合、交互最为深刻的领域。近代以来，西方文化随着美国海军的脚步涌入了日本，和日本的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是，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大生产力的代表，一部分优秀的西方文化是民族振兴不可或缺的营养，因此，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日本实行了“开国政策”，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融合外来文化，促进了近代社会的迅速发展，快速实现了现代化。同属于东方文化体系的中国，在近代也同样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于是，吸收、融合了欧美文明的日本文化又成了中国借鉴西方文明的窗口，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时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为了更好地学习、借鉴日本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应对与吸收策略，特撰写了《日本社会文化探索》一书。

本书共有十一章内容，从日本文明的开始入手，将日本社会文化与中日文化交流的大背景结合起来，详细分析了中日文化的交流、日本人的心理结构、日本的道文化、日本的和服与饮食文化、日本的婚丧礼仪文化、日本的文学绘画艺术、日本的表演艺术、日本现代文化的代表——动漫文化、日本的园林艺术以及日本的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总体来说，本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中日文化交流的视

角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进行了详细阐述。本书力求能为日本社会文化、中日文化交流的爱好者、学习者、研究者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and 方向,为中国借鉴与吸收日本文化及其现代化经验提供一点有益的参考,是一本真正有助于中日文化互学、互助的著作。概而言之,本书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聚焦背景。本书的第二章“中日文化的交流”主要阐述了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最初的接触、隋唐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宋元明清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以及近代以来的中日文化交流,总结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以期全面、深入地认识中日两国关系,并积极构建新的中日友好关系。

第二,体制完备。本书拥有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一章对日本文明的开始进行了详细阐述,第二章介绍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对日本各类典型的社会文化进行了具体分析。可以说,本书的体制完备,节与节之间有机联系,环环相扣,有助于读者系统而全面地了解日本社会文化。

第三,图文并茂。本书抓住了日本文化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传统艺术文化,如道文化、和服与饮食文化、婚丧礼仪文化、文学绘画艺术、表演艺术、园林艺术等,在细致深入描述的同时,配以适当的插图,能够帮助读者切实感受日本传统艺术文化的妙趣与韵味。

本书由山西华澳商贸职业学院王婷、太原学院韩雪撰写完成,并由二人共同统稿,具体分工如下。

第七章至第十一章:王婷(129920字);

第一章至第六章:韩雪(122080字)。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作者不仅参阅、引用了很多相关文献资料,而且得到了诸多同行及亲朋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欠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在引用标注过程中难免有所遗漏,敬请包涵指正!

作者

2018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日本文明的开始	1
第一节 日本民族的诞生	1
第二节 绳纹文化和弥生文化	5
第三节 日本的语言文字	14
第二章 中日文化的交流	18
第一节 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最初的接触	18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	26
第三节 宋元明清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	32
第四节 近代以来的中日文化交流	35
第三章 日本人的心理结构	43
第一节 日本人的无常观与“耻”意识	43
第二节 日本人的实用心理与依赖心理	47
第四章 日本的道文化	52
第一节 日本儒学与武士道	52
第二节 日本茶道面面观	59
第三节 日本花道的发展及实践	67
第五章 日本的和服与饮食文化	73
第一节 日本和服的独特魅力	73
第二节 日本饮食文化的源流及基本特征	78
第三节 日本料理面面观	88
第四节 日本的酒文化	93
第六章 日本的婚丧礼仪文化	99
第一节 日本的婚嫁礼仪文化	99

第二节 日本的丧葬礼仪文化	104
第七章 日本的文学绘画艺术	110
第一节 从原始文学到物语文学	110
第二节 日本现代文学四大家	114
第三节 日本绘卷艺术的发展及多样化	118
第四节 江户时代的浮世绘	123
第五节 明治时期的洋画	131
第八章 日本的表演艺术	138
第一节 日本能乐的发展及艺术特色	138
第二节 狂言及其艺术形态透视	149
第三节 歌舞伎的发展	153
第九章 日本现代文化的代表——动漫文化	161
第一节 日本动漫的发展演变	161
第二节 日本动漫兴盛的动因分析	169
第三节 日本动漫的特征分析	176
第四节 日本经典动漫作品的相关解析	183
第十章 日本的园林艺术	187
第一节 日本园林的变迁	187
第二节 “空·无”文化精神下的枯山水庭园	197
第三节 独特的茶道庭园	200
第十一章 日本的教育	205
第一节 日本的教育体系	205
第二节 日本的教育行政及经费	208
第三节 日本近现代教育的发展与变革	212
参考文献	226

第一章 日本文明的开始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都是根植于本国、本地区、本民族赖以生活的自然、风土和人情之中,是自发生成的;同时又是在与他国、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明的交流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文明。作为世界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日本文明,自然也不例外,是沿着这一历史轨迹形成与发展的。虽然日本文明与中国文明同属东方文明体系,深受中国古代文明的影响,但日本文明仍然是自发生成的文明,而且经过历史的洗练和提升,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质。本章就从日本岛国的自然地理出发,阐释日本原初的文明。

第一节 日本民族的诞生

一、日本民族赖以生存的独特自然环境

任何一个民族的诞生都与一定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不同的自然环境会培育出不同的民族,表现出不同的社会文化特征。所以,在谈日本文化之前,先来看看日本的地理环境、季节时令和其他自然条件。

日本位于亚洲东北部、太平洋西北侧,是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弧形岛国,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与中国、朝鲜、韩国和俄罗斯相望,是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最古的地层于古生代中期即四亿三千万年至三亿五千万年前已经形成。它曾与亚洲大陆相连,是亚洲大陆的一部分。后来,经过长期激烈的地壳变动,进入旧石器时代,距今两百五十万年至一万五千年前的第四纪早期,随着地球气候的变化,寒冷的冰期、温暖的间冰期多次“海进”(陆地相对于海面下沉,并使海水侵入陆地的现象)和“海退”(海面相对于陆地下降,并使海水后退的现象)交替和反复,东海陆地下沉,逐渐与大陆分离,形成本州、四国、九州三岛,如今的北海道依然与萨哈林和沿海州相连。在第四纪早期的时候,在东亚的中国和南亚的印度,已经发现丰富的哺乳类化石和冰河堆积物,还有人类的印迹。在东南亚、东亚已有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的化石出土。但是,日本大部分仍是海

成层,陆成层并不发达,土地非常贫瘠。虽然在明石市西八木海岸发达的早期地层,出土过髌骨(腰与下肢相连的骨),但当时列岛上是否有人类存在,还一直没有一个定论。不过,据考古新发现,在洪积世堆积层有若干石器,如石片、尖状器等,这些旧石器说明这一时期的列岛,已有原始生物。如果据此推测,当时也可能有人类的印迹。

进入距今一万五千年前的第四纪后期,由于发生“海进”,海面上升,形成津轻海峡、宗谷海峡,北海道才与萨哈林分离。也就是说,经历了漫长的年代,日本列岛才完全与大陆分离,形成了由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大岛和无数小岛构成、延绵南北 3000 千米的大弧形。至此,日本的岛国形态基本固定了。其中,本州岛最大,约占日本国土的 60%。日本的四面都是汪洋大海。东侧直面太平洋,西侧隔日本海、东海与大陆遥遥相望,南、北与东南亚和北亚是自然的大水路,与周围既阻隔,又容易沟通和交流。这样的地理使日本拥有一个既是封闭式又是开放式的大自然环境。

日本国土面积为 37 万多平方千米,70% 是山地,30% 是平原,可见日本多山。在日本列岛上,虽然山岭绵延不绝,但山脉都很年轻,全国第一峰富士山海拔也只有 3776 米,日本人将它视作“圣岳”“灵峰”(图 1-1)。提到富士山,人们就会知道是日本的。冲积平原散落沿海地带,面积都很狭窄,稍宽阔些的关东平原,其宽度也不过 200 千米左右。日本的河流纵横交错,但河床都很短浅,水流湍急。再加上日本的地形狭长,南北走向,南端和北端虽然存在着亚热带和寒温带的气候、风土的差异,但主要位于中央部的大和地方则处在温带。尽管也有突发性的台风和大地震,但总体而言,日本列岛气候温和,四季变化缓慢而有规律,基本上没有受到严重自然灾害的经常性侵袭。同时,雨量充沛,气候湿润,森林覆盖率高,呈现一派悠悠的绿韵。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气候风土,最适宜于原始时代人类维持自然发生的生活,并直接孕育着日本民族的特性和日本文化的特质。



图 1-1 日本富士山

二、日本祖先的诞生

日本民族是日本文明的主体,也是日本文明的创造者。那么,在上述的自然环境下孕育的日本民族是如何诞生的呢?关于此,首先来看看许多古老的神话和历史传说,这些神话和传说大多是与日本的国土、皇族和民族的由来联系起来的。例如,根据日本第一部由皇室编纂的国史或者文学历史书《古事记》的记述,天地刚开始分离的时候,生成于高天原的诸神之名号是天之御中主神,代表宇宙的根本;高御产巢日神和神产巢日神,代表宇宙的生成力。这三大天神都是造化神。然后天神敕令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男女二神从高天原下降世间,称为“天孙降临”,不仅生产了日本诸岛、山川草木等众多的神,伊邪那美还生下支配这些岛屿和天地万物的天照大神——太阳女神。《日本书纪》记载,神代之初,生各种神,至“底津少童神、中津少童神、表津少童神,是阿彥连等所祭神矣。然后,洗左眼,因以生神,号曰天照大神。……天照大神者,可以治高天原也”。从神话传说来看,日本民族的始祖是天照大神,也就是太阳神。正因为这样,古代日本人认为日本是神国,日本人是神的后裔,日本民族是天孙的民族,而崇拜太阳神的御子孙,即是作为先祖的皇帝——天皇。天皇就是最高神的表现。

神话传说毕竟是神话传说,难以让人们真正信服。事实上,日本的国土,与其他的国土一样,无疑是依自然界的规律形成的。日本人种起源与日本民族的诞生,也与整个人类发展史的客观规律一样,经过历史上无记载的长期的各种血统混合的过程。当然,日本列岛上什么时候开始存在原住民,还没有明晰的历史记载。最早由青年学者相泽忠洋在岩宿(群馬县桐生市近郊)发现了几块石片为开端,列岛各地相继从洪积世的堆积层里,发掘出许多人工石器。此后,又先后在今静冈县引佐郡三日町遗迹和爱知县丰桥市牛川遗迹发掘了人类化石遗骨,其中包括日本列岛第一次发现的头盖骨片。这就可以推断在洪积世以前,列岛已有原始人类和大动物栖息了。1949年,考古学家又在群馬县新田郡笠悬村岩宿发掘了旧石器,经专家鉴定为距今2.4万年前的物品。此后,从北海道到九州的日本列岛的几百处遗迹中都发现了敲打形、刮削形、尖状形等打制石器。这就表明日本并非没有旧石器时代,日本民族的诞生应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从旧石器的发现中,可以推测这个时代的原始人已经开始采集自然物,以及在山野狩猎鸟兽,以提供当时原始生活的需要。

日本列岛发现的人类化石遗骨不多,且多是小碎片,相对保存比较完整的是发掘于冲绳县那霸市具志头村港川遗迹的人类化石遗骨。根据人

类学者铃木尚等人对其头骨形态的考证分析,它既具有距今约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原始人类的特征,特别是具有同时代中国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人和东南亚的上古人种相似的特征,又具有距今七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绳纹人相同的特征。所以,这些原始人可以认为是绳纹人的先祖,也是日本人的远祖。

就日本人种而言,也是各有推想。人种是根据遗传的特征,以肤色、体形、血型等生物学为尺度,在一定地域内,长期适应自然环境而形成的。一派学者根据绳纹时代人的遗骨的检验结果,主张日本绳纹人就是如今日本东北土著阿伊努人的先祖,因为他们具有许多日本现代人相似的特征,他们一度占据着整个或大部分的日本列岛,成为主流的原住民。所以,这一派学者认为,绳纹人是日本人的起源。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绳纹时代的日本,距离形成一个民族还很远。弥生时代与历史时代的所谓日本人,在经济、社会、文化的基本方面相似,两者在民族性上确是相连的。因此,弥生人是日本人的起源。还有学者认为,日本地处远东的终极,四面环海,在远古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从外边流入北方的蒙古种人、通古斯人(满族先祖),以及南方的马来人等人种,定居下来,而头两批流入的通古斯人最后定居在出云一带,被称为“出云族”。这些外来人甚少可能再向外回流,就全部在这里定居下来,并与后来者融合,成为日本人称作的“归化人”。其实,在日本学界,学者们比较倾向于认为日本人是绳纹人与近邻集团混血而演化形成的。^①也就是说,日本人的祖先不是单一人种,而是经过长期复杂的多人种混血、多民族融合演化的过程,从而逐渐形成一个拥有共同语言、宗教、社会组织、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要素的稳定共同体,即日本民族。

三、日本原初的文化环境

“任何民族文化的发生、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环境,所谓文化环境是指一个民族本身的生活圈与世界其他生活圈的文化关系。”^②日本的西北接近西伯利亚,西面与中国仅一水之隔,西南离印度不远。西伯利亚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是三个拥有强大文化势能的亚洲古代文化,这一文明圈通过向周围辐射,到达日本列岛,促进了古代日本文化的发展。

西伯利亚文化是最先进入日本列岛的文化。它大概是古埃及文化东

① [日]江上波夫. 日本民族与日本文化[M]. 东京:山川出版社,1989:231.

② 魏常海. 日本文化概论[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2.

经土耳其斯坦至西伯利亚小麦地带和叶尼塞河一带形成的。日本原初的弓箭文化、削尖石器文化、原初土偶所显示的服饰文化,以及表现在精神领域的自然崇拜、精灵崇拜等现象都可以在西伯利亚萨满教中找到源头。

中国文化是继西伯利亚文化之后进入列岛的文化。由于中国文化内涵丰富,文化包容度大,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从公元前3世纪起一直不间断地波及日本,对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秦汉时期的物质文化、隋唐时期的制度文化、宋元时期的宗教文化、明清时期的民俗文化的向东传播,力度大,影响远,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印度文化是在恒河流域繁荣起来的古代先进文化之一。印度文化在日本的传入主要表现为佛教的传入。佛教自3世纪经中国、朝鲜半岛传入日本,至6世纪为日本统治阶级接受。所以,伴随佛教影响下的思想、艺术、习俗等都大大影响了日本文化。需要注意的是,佛教是经中国传入日本的,所以蕴含着浓厚的中国文化底蕴。

上述三种文化就是日本文明在起步时期的重要文化环境。从这一环境可以看出,日本文化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文化,对外来文化有着特殊的依赖性。

第二节 绳纹文化和弥生文化

日本的原始居民在漫长的岁月里,依靠原始群的集体力量,使用石器和木棒等简陋工具从事狩猎和采集等生产劳动,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创造了日本的旧石器文化,但由于现在人们对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状况还知之甚少,因此在论述日本文化时一般多从新石器时代的所谓绳纹文化开始。

一、绳纹文化

绳纹时代是考古学者眼中最初的日本文明时代,它主要指的是公元前七八千年至公元前3世纪的这段时间,也被称为新石器时代。这一时代显示了特有的文化,以下进行具体描述。

(一)绳纹时代的石器与土器

绳纹时代前期以打制石器为主,有石矛、石匕、石篋等,后来逐渐走向多样化,从打制石器逐渐发展到半磨制石器、磨制石器,特别是从石斧发展到石镞、石刀等原始生产工具。之所以将这一时代称为新石器时代,就是

因为这种石器的变化。

在绳纹时代,石器与土器是并存的。因此,土器文化也是这一时代的基本文化特征。土器就是一种低级的比较粗糙的陶器,在较低温度下烧成。绳纹时代早期的土器,大多用无釉泥土烧制而成,以日常生活用具居多,主要是满足于单纯的实用性。这时期的土器,多是似食具的深钵形,分为尖底深钵和平底深钵。最初的钵形是尖底的,刻上简单的捻线波状纹,有一种不安定感,然后用黏土卷上绳纹,以求得一种安定的形态,这是最原始的成型技法。但是,由此刺激了造型意识,其后在产生平底深钵的同时,在口颈部位、胴体部位,施以隆起纹(浮线纹),纹样有波状纹、浅绳纹、涡卷纹、爪形纹等。其施纹技法,是采用植物纤维,在黏土的表面横向回转押绳纹的技法,大多是饰有草绳的立体花纹,开始具有某种装饰的意识,逐渐产生了多样变化的装饰纹样。绳纹时代中期有了雕塑或透雕的装饰,绳纹时代后期则产生绚丽华美的纹样,形状各异,器体也多样化,从尖底深钵土器、平底深钵土器,到圆筒土器、香炉形土器、瓮形土器、壶形土器;壶形土器又分大口壶、注口壶等,分为制作精巧的装饰用小土器与粗大的日常用土器。图 1-2 就是一种绳纹土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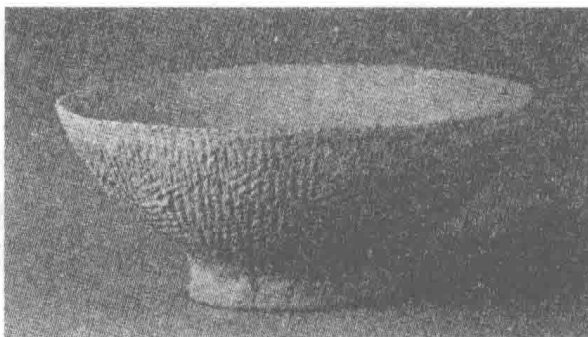


图 1-2 绳纹土器

由于这个时代的土器,表面有一种特殊的绳状花纹(用植物纤维编成绳子,将其绕在土器的周围而印下的花纹),所以称为“绳纹土器”,绳纹土器的形态,从绳纹文化时代初期的简单、粗糙、素朴,发展到绳纹文化时代后期的胚土精细、形态复杂、纹样洗练化和复杂化,显现出一种丰富的装饰性造型的力量。

绳纹土器还有房屋、猪、熊、鹿等动物,以及舟船等形状。这时期土器的曲线纹样,也趋向更加复杂化,工艺技巧也表现了其成熟度。土器从实用性发展到实用性和装饰性兼具,还含有祈愿生殖和丰收咒术信仰的宗教意味,从而建构了一个特殊的文化体系。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出土的土器中,出现火焰形土器,表明列岛绳纹人已发现和利用火了。这不仅展

示了原始人类在自然环境中增大了求生存的力量,而且表明绳纹时代人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

(二)原始农业的出现

上文所述的磨制石斧、石镞、石刃等原始的斧头、弓箭器物的存在,还有骨镞、骨角器、穿孔硬玉等的存在,说明绳纹时代的人可以使用这些工具伐木、制作独木舟,以及射杀和捕获鹿、野猪等动物,初步掌握了原始农牧经济生活手段和手工艺技能。由于狩猎需要多人配合和合作,进行集体性的生产劳动,因而绳纹人的生活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以小共同体为单位的村落群居的生活方式逐渐代替漂泊流动的生活方式。

绳纹时代中期,随着地理环境发生变化,出现从“海进”到“海退”的现象,海面相对于陆地下降,海水后退,海面趋于平稳,沿海岸的绳纹人开始了捕鱼生活。他们将鱼、贝作为主要膳食。同时,在离日本海岸 100 千米的离岛上,除了发现石器、土器之外,还在东北地方的贝冢里,出土了大量角骨器,如角骨制的钓钩、鱼叉等渔捞作业用的原始器物,以及圆木小舟等出海的工具。这说明当时已从采集、狩猎生活扩展到渔捞生活,捕鱼拾贝成为绳纹人的重要生产活动之一,原初的生产力和物质创造力已经得到一定的提高。

此外,在绳纹时代中期的遗址中,还发现了种植葫芦、绿豆、谷物的原始农业痕迹。在绳纹时代后期的遗址中,又陆续发现了碳化米、大麦粒的压痕,甚至在北九州福冈市板付遗址中还发现了水田遗址。一般学者以此推断,绳纹文化时代晚期,简单的稻谷栽培技术,已从中国经由朝鲜半岛,通过朝鲜海峡、津轻海峡,一度传入北九州,开始出现了农耕文化生活的曙光。

(三)土偶

由于绳纹时代的土器制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因而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土偶这一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原始工艺。所谓土偶,就是用黏土制作成某种形状的原始泥塑,以东日本地方出土为多。早期的土偶,是小型的扁平土偶,逐步演进为立体型的土偶,再加上装饰的要素。最早出现的人形土偶,多属抽象性的,一般都缺手足和头部,躯体并不完整。有的专家称,这不是制作者无意识的造型,而是有意识造成这种缺损,象征祈求神保佑病伤者排除痛苦,早日痊愈。这与绳纹人的信仰有较大的关系,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制作者还没有具备完全自觉的造型艺术意识。后来的人形土偶都有手足,有头部,比较完整,但颜面是无表情的。

绳纹时代中后期,土偶已进入立体型的发展阶段,颜面增加一些表情,还加上了手足,以及立、蹲、坐的各种姿态(图 1-3),造型素朴,展现了其写实的风格。这些土偶不仅发挥了泥塑的表现艺术力,而且也初露了制作者的原初美意识,展现了这一时代的土器文化的成就。土偶从抽象性发展到具象性,以女性土偶居多,占 80%~90%。这些女性土偶千姿百态,著名者有穿衣女偶、坐姿型女偶,男偶著名者则有挂甲武装土偶。



图 1-3 土偶

(四) 绳纹人的住所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原始社会意识逐渐产生,这也在居住方面体现了出来。绳纹时代人的居住,从旧石器时代以天然洞穴、巨岩背地为主,过渡到以竖穴式住居^①为主,一部分则是堆石式的住居模式,当然依然有以天然洞穴为住居的。从北海道到九州已发掘的一万多个绳纹时代聚落的建筑遗址来看,多为贝冢,次为泥炭层或堆石,分别有洞窟、竖坑、竖穴等形式。在茨城县花轮台的绳纹时代早期贝冢住居遗址,发现在长方形平面上,由中央部位 4 根主柱和沿周围配置 12 根支柱支撑遮蔽物的房屋模式,即屋顶为人字形、山形、坡形结构的房屋雏形。这是迄今已发现的日本最早的建筑遗址之一。这一时期有的竖穴住居还拥有中央广场,呈马蹄形或圆形的村落结构。特别是八岳山麓长野县尖石遗迹,在舌状台地上散落数百户遗址,以及千叶县姥山贝冢,在 1300 平方米的环状大贝冢

^① 竖穴式住居,即从地面下挖 50 厘米左右,四周用若干根木柱支撑屋顶,房屋的平面形状为圆角方形、方形、梯形、圆形、椭圆形等。

下,存在数十户被废弃的建筑遗址。由此可见,当时通过共同的生产劳动,社会生活已由家族生活为单位扩大到以集体生活为单位,形成住居建筑和小群体的生活方式,同时其住居规模逐渐扩大化。

二、弥生文化

弥生时代指的是公元前4世纪至3世纪的这段时间。这是日本文明真正开始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大量与绳纹不同的用陶轮制成的褐色陶器,因为这种陶器是1884年首次发现于东京的弥生町,所以称为弥生文化,并把这一时代称为弥生时代。

与绳纹文化相比,弥生文化有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由石器时代跨入铁器时代;二是由狩猎、捕鱼、采集经济急速地转向以稻作农耕为主的经济。这在日本文化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性质的。

(一) 弥生时代的铁器和青铜器

日本弥生时代文化的发展阶段,与一般国家的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发展为青铜器时代,继而发展为铁器时代不同,它同时接受了中国及通过朝鲜半岛一起传入的青铜器、铁器的技术,于是从新石器直接过渡到同时混合使用青铜器、铁器的阶段,因此日本学者将弥生时代通称为金属器时代,或称为金石并用时代。

在弥生时代,随着水稻耕作技术的出现,生产工具也相应发达起来。这一时期,除了使用木制农具之外,还使用与农耕技术同时传入的铁器和锻造技术。最早在唐古地方的弥生时代遗迹中,就出土了水稻耕作所必需的铁制农具。随着弥生时代后半期耕地面积的逐步扩大,石器农具越来越少,铁器农具越来越多。在位于朝鲜半岛和北九州之间的壹岐,发现了属于弥生中后期的农耕工具类,其中有铁镰、铁镐等农耕工具。据此推测,弥生时代晚期已输入制铁的原材料和日本国内已能生产铁器。

弥生文化时代全盛期,铁器出现了铁斧、铁锄、铁锹、铁镰等生产工具,铁镞、铁刀、铁剑、铁戈等武器类,形成农耕文化要素之一的铁器,有了广泛的利用。铁器逐渐取代了石器,得到了迅速普及,更具实用性。铁器的普及代表了弥生时代经济文化的进步。

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与铁器同时传入的还有青铜器。青铜制品采用铸造的技术,当时有制作出铜镜、铜铎等装饰性的原始工艺品。这些原始工艺品,一般使用砂岩制作铸模,大多用来作祭品或陪葬品。由于制作者只出于赋予它们神圣的意味,所以在造型上没有进行刻意的追求。在手

工艺方面,弥生时代的青铜器也从稚嫩逐渐走向了精巧。在北九州发掘的弥生时代坟墓的出土文物中,青铜器是最丰富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青铜器从中国传入北九州以后,逐渐发展到以京都、奈良为中心,西从中国地方到四国东半部,东至近江地方,而且经过长期的吸收消化,形成了具有独特特征的青铜器。弥生时代用青铜制的铜铎是最具本土特色的一种青铜器(图 1-4),它类似中国的编钟。可以说,外来的编钟,是铜铎的祖型,但它又不是直接模仿舶来品,而是经过吸收消化,使之成为弥生文化有代表性的象征。



图 1-4 铜铎

铜铎最初是用作死者的祭器,后来才发展为具有乐器功能的物品。它的形状是扁圆筒形,两侧鳍状装饰,上部有薄薄的半圆形把手。大铜铎最大者高 1.3 米,小者 10 多公分,纹样各式各样,大致可分横带特殊纹、定型式流水纹、袈裟带状纹、突线带纹等几大类。铜铎上可见线雕画,这是最原始的一种抽象性绘画形式。有的铜铎上雕画有狩猎生活的场面,如猎人拉弓射鹿;有的铜铎上雕画有耕作的图景,如两人立在臼旁手持长杵捣谷。这些铜铎线雕画虽然稚拙,但它简明而抽象的线条表现,也显现出人物的跃动姿态。所以,其已经具有浓厚的装饰性要素和原初的绘画形态。总之,以铜铎为代表的弥生文化表现了弥生人的想象力和造型能力,展现了弥生时代原始绘画艺术的发展。